

南華真經評註卷之八

晉郭象子玄輯註

明歸有光熙甫批閱

文震孟文起訂正

莊子雜篇

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
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
仁者遠之畫然知者知海腫之與居非也執掌之

南華真經評註卷八庚桑楚

爲使執掌居三年畏壘大塚畏壘之民相與言
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而任思其果智今吾
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夫與四時俱庶
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
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
子曰弟子何異於子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
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夫得而然哉大道已
行矣夫春秋生感皆得自吾聞至人尸居環堵
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非由知也今以



南華真經評註卷八庚桑楚

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于賢人之間
我其杓之人邪物情也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
言自謂功成事遂而百姓皆謂我弟子曰不然
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鱓爲之制
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夔狐爲之祥
舜以然而汎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
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罔
罟之患吞舟之魚礪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
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去利遠害乃全其形生之
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若嬰身于利且
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二子謂是其於辯
也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若今後世妄行穿
簡髮而櫛數米而炊之末也刀竊竊乎又何足以
濟世哉謂治世爲一之無則民相軋若夫其
所任知則民相盜矣陽以未生非盜如何之
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
臣有殺君正晝爲盜日中穴陘復顧吾語女大

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未存乎千世之後
 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堯舜遺其
遺餘禍播
 其後以南榮赴蹇然正坐曰若赴之年者已長
 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女形
 年其抱女無能乎其
生之外也無使女思慮營營若此
 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赴曰目之與形吾
 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
 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
 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目與耳耳與耳心與
心其形相似而所能
 不同苟有不同則形之與形亦辟矣未之而物
不可強相法效也
 或問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而不能相得
將有闕也今
 謂赴曰全女形抱女勿使女思慮營營赴勉
 聞道達耳矣早問形體
故釋此也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
 蜂不能化霍蠋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
 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
 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
 見老子南榮赴羸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
 子曰子自楚之而來乎南榮赴曰唯老子曰子

何與人借來之衆也。快三南榮越懼然願其
 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越俯而慙仰
 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
 也南榮越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
 驅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
 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越之所
 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斜睫之
 間吾因以得女矣今女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
 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安亡人哉惘惘乎
 女欲反女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越請入
 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
 老子曰女自灑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
 乎猶有惡也夫外黻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攝內
 黻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捷。捷開捷也耳目外也
 夫其若忘其心術遺其耳目若乃聲色黻于外
 則心術塞于內欲悉黻于內則耳目喪于外固
 必無得通也外內黻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
 而行者乎。偏腹聽不可况外內俱黻乎將耳目
 以彼之綢繆以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
 付之弗能止也。以彼之

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越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不離能勿失乎還日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當則吉通則凶無所卜也能止乎止于能已乎無進故速能含諸人而求諸己乎不損而能脩然乎過也能侗然乎無節故也能兒子乎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啼不喫和之至也任其自然出仁由乎終日握而手不祝共其德也任手之自握非獨得也終日視而目不瞋偏不在外也任目之自見非係于色也行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庚桑楚

五

不知所之任足之自居不知所爲縱體而與物
委蛇之順而同其波物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
趺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若能自吹而用此言便落自謂至人
之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能乎爾夫至
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自無其心皆與物共不
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爲怪不相與爲謀不
相與爲事脩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
已曰然則是至乎謂已便可得此言而至邪曰未也吾固告
女曰能兒子乎非以能言爲不至也但能聞而學者非自不至耳苟不自至則雖

謂至言可以爲禍福者
 其故學者不至于惑也
 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
 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
 也禍福生于天地人災由于愛惡今槁木
 定者發乎天光
 光者人見其人物動自見則而不見彼所以泰
 然而人有脩者乃今有恆
 者人舍之天助之
 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
 天民此二者俱

卷八

1.

非為而得之也。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凡所辯者非為難言。非難習。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能知不可強知哉。若有不卽是者。天鈞敗之。意雖欲自順卒也。若有不卽是者。天鈞敗之。意雖欲自順卒也。必致理。備物以將形。因其自備而藏不虞以生心。心自生耳。非虞而出。撥中以達彼。理自達彼。非撥中而致。若如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有窮通而非人。有為而致惡。不足以滑成。安之若命。故不可責。乃是人。靈臺者。有持者謂內於靈臺。靈臺者。心也。清暢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庚桑楚 七 莊子集注

不勤于物見而不知其所持持則持之而不可
 其持也持則不見其誠已而發此發而發而不
 持者也持則不見其誠已而發此發而發而不
 當發而不由已業入而不舍其分內每更爲失
 爲不善乎幽聞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
 乎見者然後能獨行幽聞無心券內者行
 乎無名內者行也夫遊于名券外者志乎期費
 已以爲物也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
 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賈已所無猶指人見其

跛猶之魁然夫期費者人也見其與物窮者物
 人焉窮始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
 且有泰外而致者致者不立焉能自容不能容
 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已況能自容則雖已非
 人其真憐於志鑄錙爲下本故其爲其甚于錙
 賊之心則使之也心使氣則陰陽微結于五賊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成毀無常分所惡乎
 分者其分也以備不守其分而求備所以惡乎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庚桑楚 八 莊子集注

備者其有以備備者其有以備
 故出而不反見其鬼鬼其死不久出而得是
 謂有死死而無滅而有實鬼之一也
 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有實而無
 而無者有實有實而無者有實而無
 乎處者字也字者有四方上下而無本
 則者宙也宙者有古今之長無極
 有乎生有乎死有

乎出有乎入出入而無見其形然自爾無所由
 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萬物之極名也謂天
 門者無有也萬物由乎無有自爾無有爲之者
 無門有不能以有爲有有不能以有爲有
 有不能以有爲有有不能以有爲有
 明聖人藏乎是是而不生古之人其知有所至
 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

歸震川曰唯
能自愛下此
則謂自全其
人則聖人也
若人則不能
矣

歸震川曰以上
論性與好惡
而生不得已
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庚桑楚

士三 陽明書

得其真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舉則中
則順 聖人人工乎天而拙乎人有其自天者也
取譽矣 聖人人工乎天而拙乎人有其自天者也
夫工乎天而俚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工于天即
謂之全人全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即能守全
人惡天惡人之天而况吾天乎人乎不知而
謂工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物必逃之天
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好天下之物各有所好所
是故湯以胞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
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
也介者撝畫外非舉也畫所以障容貌也則者
以好惡在懷晉靡登高而不懼道死生也于生
故不夫復謂不餓而忘人之所備人忘人因以為
天人矣無人之備則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
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為然故彭蒙胥靡而自
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
出於無為矣此故是無不能無有欲靜則平氣
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
已之類聖人之道至緣于不得已則所為皆當

故聖人以順為道豈求
無為于性德之外哉

王元之曰此篇問答體而自分兩截滔滔中

時出奇句

劉須溪曰逃名養生以無為為宗使人不得

而名之

歸震川曰首論至德之人次言脩身俟命次

舉生死學術之辨次言去累完德末

言道毀譽好惡死生不得已而應世

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庚桑楚

士三 陽明書

名無鬼

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書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者欲堅好惡則耳目病矣內外無可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不說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其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徐無鬼

王君曰皆在
其若其一
此則生之喻也

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徐無鬼

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其本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無思則無所見也夫逃虛空者藜藿柱乎鼯鼯之遷踞位其空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而况乎昆弟親戚之聲歟其側者乎則大悅也矣夫莫以真入之言聲歟吾君之側乎所以未嘗勝商也夫真人之之則忘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慈非以貧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不以君之德而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如地遠天夫神者不自計也夫神者好和而惡竅私與許者善也夫竅病也故勞之唯

十五

蜀漢川口
蜀漢川口

南華真經評注

其

坤道

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思
兵華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
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隆士之不同若此
易其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
事則不比則所以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業
其志其志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巧則其錢財不積
則貪者憂而後也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
之徒樂變權勢生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此
諸士用各有時則則不操自已也苟不此皆
通時則雖欲自則其可得乎故貴賤無常此皆

南華真經評註卷八 徐無鬼

七 三陽藏書

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士之所不能各有其極
故當其時物順其倫大則各有用矣是以順馳
歲則時序易性則不物物而不物非毀如何馳
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不守一家之
方以要時利故有節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
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不期而中謂誤中
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
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竟也
可乎若謂謬中者非也則私自是者亦可謂竟
矣莊子曰此明安中者非射而自是者非
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墨四與夫子

爲五果孰是邪若皆竟也則五子或者若魯遽
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鑿鼎
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
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爲之調
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
律同矣俱非以陽召陽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
無常也而改鼓之二十五弦皆動無聲則無以
非同不聽今改此一弦而二十未始異於聲而
五弦皆改其以急緩爲調也未始異於聲而
音之君已同應同具未始能爲其事也且若是

南華真經評註卷八 徐無鬼

六 三陽藏書

者邪五子各執所見而是其所是然亦無與
子曰今夫儒墨楊墨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
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未始吾非
也也莊子曰齊人蹈子於宋者其命聞
也不以完保其金此齊人之不慧也然亦自以
爲是故其求鉞鍾也以束縛束縛以愛鍾器爲
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唐子失也夫
不能速索遺其器類而亦未夫楚人寄而竊聞
者自授于高也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

人先一針造也
何處未待造
何處未待造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徐無鬼

南華真經評註

屬未始離於學而足以造於怨也。今岸也。夜半人先一針造也。何處未待造。何處未待造。
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望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斲盡。望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非夫不動之質。至言妙。而無所用之。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絮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上也。上忘而下睦。不尤。愧不若皇帝。而哀不已。若者。集人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徐無鬼

南華真經評註

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則事鍾子已。而隰朋下無所措手足。吳王浮于江。故遺之。可也。未能盡遺。故僅可也。登平狙之山。眾狙見之。仰然棄而走。逃於深莽。有一狙焉。委蛇攫撿。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捷也。持捷矢。速而狙猶能搏。王命相者趙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狙也。何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稱其志巧遺色。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視我。而齊國之眾三賀之。以得見子。某為榮。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習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子綦知夫為悲。而適足以傷我。故以不悲悲之。則其悲精。夫而泊然無心。枯槁其形。所以為日遠矣。仲

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

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古之言者曰

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

耳故曰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聖人無言其所

言于無言此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

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此二子息訟以難解

兵願有喙三尺苟所言非已則難終身言故為

口未是不言彼之謂不道之道後謂此之謂不

言之辯仲尼故德總乎道之所一道之所容者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徐無鬼

三 三陽藏書

其大歸莫過于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止

其分并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各得其耳非

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不能舉其名

若儒墨而凶矣夫儒墨欲同所不能舉故凶

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

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然故生無爵

死無論論所以名功功不在實不聚

不立功非已為故此之謂大人若為而有狗不

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賢出于性而况

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非言所為而况

為大乎夫大愈不夫為大不足以為大而况為

德乎唯自然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矣求焉而

大備矣非求之也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

以物易已也知其自備者不吝己而求反已而

不窮及于我理循古而不摩順常性而自大人

之誠不為而自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歎

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九方歎曰柎也為祥子

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柎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

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此極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徐無鬼

三 三陽藏書

也九方歎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况於

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

父則不祥子綦曰歎女何足以議之而柎祥耶

盡於酒肉人於身口矣而何足以知其自來

吾未嘗為牧而群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鵠生於

突若勿怪何邪夫所以出吾所與吾子遊者

遊於天地不有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

於地隨所遇于天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

不與之為怪怪怪也吾與之乘天地之

耳以心復心此三者未能無若然者其平也經
未能去繩其變也循而未能絕迹古之真人以天
待之居無事以待不以人入天
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
生死生得失各隨其所居耳于生為藥也其實
董也枯槁也難靡也
可勝言當其所無則無非其時則句踐也以
甲楯三千樓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
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鷗目有所適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徐無鬼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不能忘知則其反也緣功功不存則其
果也待久不果而人以為已實不亦悲乎
知能故有亡國戮民無已
也心而信之以故足之於地也踐雖
踐恃其所不踞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
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大知大陰知
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
通之道大陰解之用其分內則大目視之用其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徐無鬼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代各自有故而不可以虧其分也則可不謂有
大揚推乎有大而陽也不亦問是已矣惑然為
之理可得而知也夫惑然為以不惑
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夫惑不可解故尚
是以聖人從而任之所以
皇王殊途隨世為名也

真西山曰勞人損已驕人損已近君反為哭
人歸反為苦總不為物所撓為真不
惑

陸放翁曰此篇多有隱晦難解之語如層巒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徐無鬼 二十七 莊子集注

覺璋爭奇獻怪遊涉此者即可新耳
日長意見諸莊子到此不得草草三
復愈有深味

歸震川曰忘形去累不徇物不拘方黜聰明
巧知收斂忘言不求福不阿世聖人
泯智道無常尊局識見徇物變則損
已惟達觀道則至矣大矣

則陽第二十五 式子五五、十五字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
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
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曰冬則
揭鬻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
宅也彭陽之進揚夫夷節已不能而况我乎吾
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為人無德而有知不
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顯冥乎富貴之地若夷節
之好富貴能交結意豈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
形名知以干上也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則陽 二十六 莊子集注

荀悅曰夫夷節者假承於秦聘者友冬乎冷風
薄而名消夫陳者假承於秦聘者友冬乎冷風
不能赴彭陽之意夫楚王之為人形尊而嚴
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挽
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凌然無樂
以侈易為貴而以通德為榮其達也使王公志
於祿而化卑特前解而重道德然生志不覺
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物不自苦其於人也樂
物之通而保已焉通彼而故或不言而飲人以
和人各自得斯致與人並立而使人化望其風

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使彼父子而一聞其
所施其所施則天地之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
也故曰待公閱休從其擇楚王而從閱休將聖
人達綱繆所謂周盡一體矣無內外而不知
其然性也然者非性如何復命搖作而以天爲
師搖者自搖作者自作莫人則從而命之也此
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任知而行則生而美
者入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鑑物無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則陽 三十一 楚馬蕭書

人由乎聞知則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性之所
有而哀也久積困舊都望之暢然雖死丘陵
草木之絳猶令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死見見
聞聞者也見所當見聞所當聞而猶以十仞之
臺縣衆聞者也聞之所當聞而猶以十仞之
環中以隨成隨成以隨物物自成與物無終無
始無幾無時之然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
夫師天而不得師天乃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則陽 三十一 楚馬蕭書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則陽

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儼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季子間而恥之曰簞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

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儼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季子間而恥之曰簞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則陽

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及爲通達之內也若有若亡乎君曰然今自以四海爲之中若有日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王與蠻氏物既有則則不問大小俱不得與無窮者計也物後天地共在無窮之中皆如也況魏中之梁梁中之王客出而君憫然若有亡也自持防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筦也猶有哨也吹劍首者吹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舉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吷也足聞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樂其都

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及爲通達之內也若有若亡乎君曰然今自以四海爲之中若有日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王與蠻氏物既有則則不問大小俱不得與無窮者計也物後天地共在無窮之中皆如也況魏中之梁梁中之王客出而君憫然若有亡也自持防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筦也猶有哨也吹劍首者吹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舉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吷也足聞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樂其都

歸教用日不能
入于無和錢之
自是而無所逃
此則亦見其以
爲然也

辭震曰日道無
分則

錄及訓曰國性
自爲此者得之

南華真經

11

公生成爲靈

7

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
 其所不知物有知之者矣故則物之知則無所
 不備知往我知知其寡矣今不恃物以知而自
 恃其知則物不告已乎已乎且無所逃不能則有
 我其大疑如何耳無此則所謂然與然乎自謂然者天仲尼問
 於大史大弢伯常騫獵章曰夫衛靈公飲酒湛
 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
 所以爲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靈公印是無道之
 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男女

此無史鮪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以鮪為翼而奉御之勞故搏幣而扶翼之使其不得終禮其慢若彼此其所以為肅賢也幣者奉御之物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欽以肅賢補其私授靈有二希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以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櫛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子謂顯順也言不馮其子靈公將奪女處也夫物皆先有其命故來事可知也是以凡所為者不得不為凡所不為者不可得為而愚者以為之在已不亦妄乎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大史官
人名作
堂舊碑
京智人
名

一作

正一五經

蘇東坡
東坡先生


 教育部

[illegible]
















謂丘里之言。犬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
以爲風俗也。令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今指馬
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有體而
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
爲大，大人合無私于天下則并而爲公，是以自
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自
入者，大人之化也。由中出者，民物之性也。性各
得正，故民無遠心。此必至公，故主無所執。所以
能合丘壘而并天下，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
一萬物而夷羣衆也。

之而由大陽則有時而廢王守文武大人不賜故
故國治之可其私而與之文武大人不賜故
德脩文者自文武者自武非大人所賜也若由
然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爲無爲
而無不爲多止于害故無爲實時有終始世有
變化故無心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
所宜于此爲其千自殉殊面各自信其所有所
正者有所差或差于此者比於大澤百材皆度無
也觀乎大山木石同壇爲同也此之謂丘里之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則陽

三十七

三十七

言言于自里則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
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
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夫有數之物讀不
大者也道者爲之公物得道以通物無
以號而讀之則可也所謂道已有之矣乃將得
比哉無名可謂而比之則若以斯競譬猶狗馬
其不及遠矣今弟之端無不及遠矣故謂道而
後至焉雖有名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焉
物之所生惡起道能生之大公謂曰陰陽相
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言此皆其自
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凡此
之相照四時之相代也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
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
過此以往至于自然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
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而然其非無能有
也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有故言如不
也通推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皆自

南華真經評註

卷八 則陽

三十八

三十八

居指名實無名無實在物之虛物之所居可
可意言而愈疏故非之未生不可思然
也理不可觀死不可祖然死生非遠
疑之所假其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
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
終始自使然也道不可有不可無故不能
然也道之爲名所假而行物之所由而行或

